

美国的正确与错误

民族主义视角

「英」阿纳托尔·利文◎著
(Anatol Lieven)

孙晓坤◎译

AMERICA
RIGHT OR WRONG



AMERICA
RIGHT OR WRONG



美国的正确与错误

民族主义视角

【英】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著
孙晓坤◎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的正确与错误 / (英) 阿纳托尔 · 利文著 ; 孙
晓坤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7.7
书名原文 : America Right or Wrong
ISBN 978-7-5086-7654-8

I . ①美… II . ①阿… ②孙… III . ①政治 - 研究 -
美国 IV . ①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7320 号

America Right or Wrong By Anatol Lieven
Copyright © 2004, 2012, 2014 by Anatol Liev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美国的正确与错误

著 者 : [英] 阿纳托尔 · 利文

译 者 : 孙晓坤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2.75 字 数 : 29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7-3854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7654-8

定 价 : 5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米沙，我的至爱

中文版序言

Preface

美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首屈一指的世界超级大国到如今的逐渐衰落，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令人惊讶的“奇观”之一了。这不仅表现为美国对地缘政治控制力的下降，还体现在美国“软实力”的基础——民主制度的某些方面已经失信于世。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本书所描述的美国政治文化中两种潮流之间日益严峻的分歧。

与美国衰落同步的是中国的崛起。目前，中国的经济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未来在政治和军事上也会赶超美国。如果历史上帝国衰落的教训有任何可资借鉴之处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当前美国衰落有可能会引发巨大冲突。对中国而言，了解美国民族主义这种复杂和矛盾的本质将有助于中国制定合理的战略，从而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

2016 年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事实毫无疑问地表明，本书中所描述的美国民族主义的反命题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管特朗普的个人素质是否有问题，他几乎是这个传统的完美代表人物：仇视移民，信奉经济保护主义，不信任与外国的结盟——极度仇视任何被

认为对美国会造成威胁的人——再加上反对在海外推动民主事业以及全面推行“美国第一”政策，即美国利益绝对优先。

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民族主义的正命题，即以美国信条为基础的普世价值原则已经寿终正寝。与特朗普相反，希拉里·克林顿是这个正命题的体现，因为希拉里毕竟赢得了2016年大选的大众选票，尽管领先票数不多。本书在2004年第一版问世时就做出过判断，认为美国民族主义两股潮流之间的冲突，要在不久的将来主导美国国内政治，并在可预测的未来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这本书是在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撰写的。当时的出发点是对美国民族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发出警告，特别是在“9·11”事件以后，美国到处弥漫着沙文主义和“救世主情结”，这两股思潮合二为一，被当时的新保守主义者及其同盟军充分利用。但是，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已经表明，美国民族主义的这两股思潮不仅对世界造成了威胁，两者的冲突对美国自身也带来了极大危险。两种“美国观念”现在处于对立状态，其冲突的激烈程度已经使美国决策体制陷入瘫痪，长期来看，还可能使美国陷入内部争斗。

本书并没有将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对立看作“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美国民族主义中的排外思潮，有时被称作“杰克逊民族主义”。这个以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名字命名的传统，正是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所青睐传承的。尽管这个传统中隐含着强烈的偏执和沙文主义情绪，但它在美国成长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由于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明白无误地把美国和美国公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它对那些与美国政治文化虽然不同，但对美国没有

威胁的国家反而能够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而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追随者们所代表的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对接受美国价值观的国家采取较为开放、包容的态度，但对于不接受美国价值观的国家，他们都怀有深深的敌意。他们认为美国有权利和义务领导世界，美国有本质上的优越性，而这其实是一种极度危险的信念。

作为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帮助发起了遏制中国的“轴心转向亚洲”战略，主导了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灾难性事件，并明确表示要在叙利亚做同样的事情。在2016年总统大选失败后，民主党发起了针对俄罗斯的歇斯底里式的攻击，将希拉里败选的原因归咎于俄罗斯的幕后操纵。相比之下，“杰克逊主义传统”至少还有直言不讳的诚实美德。在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一次采访中，当主持人问他为什么要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这个“杀手”改善关系时，特朗普答道：“世界上有很多杀手，你以为我们这个国家就那么纯真无邪吗？”

当今美国存在一个重大的危险倾向：在政治上对立的双方都在利用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民主党精英煽动的“恐俄”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推翻特朗普政府，还为了击败民主党内部以伯尼·桑德斯为代表的激进力量，从而回避开展应该如何争取已经失去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党内大辩论，因为这场辩论的实质是要对美国体制进行激进的改革。我们同样可以假设，特朗普总统如果未能成功恢复美国的经济繁荣，给美国中产阶级（在其他国家也包括工人阶级）带来实惠，那么他也有可能制造国际危机来转移民众对其政策失败的注意力。

两种民族主义之间冲突不断加剧的现象是由美国经济衰落和多

数白人中产阶级遭受文化围攻造成的。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对此有详细论述。在本书第一版问世的 2004 年，对于有心观察的人来说，白人中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的衰落已经显而易见。但是他们的境况在 2008 年经济崩盘和随之而来的大衰退中变得更加糟糕。同时，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也达到了自 19 世纪末“镀金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超过 40% 的国民财富集中在 1% 的顶级富豪手中。与此同时，民主党不仅放弃了原来有利于工人阶级选民的经济政策主张，还把精力放在像支持同性恋婚姻这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上，这极大地激怒了温和保守派，而这些人过去都曾因为民主党倡导的经济政策而支持过民主党。

此外，民主党公开对美国人口的族裔比例变化表示支持，并承诺到 2040 年，白人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 50% 以下，而拉丁裔人口将达到 20%。民主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未来他们就可以拥有永久的多数选民支持。但民主党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的公开表态不可避免地会让白人感到恐惧和反感，从而使白人更加团结。特朗普令人震惊的当选（主要是依靠绝大多数白人选票）已经反映出，这种恐惧和反感已然根深蒂固。

民主党人也忘记了美国宪法越来越有利于白人保守派的事实。反对党可以通过操纵参议院规则和控制最高法院（如果有机会）来左右政府。美国宪法规定，无论人口多寡，每个州都有两个参议员名额，这对人口稀少的、白人保守派占主导的州，如怀俄明州和南、北达科他州都十分有利。而对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人口大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则十分不利。共和党控制的州政府还可以利用选区划分变更的机制为共和党赢得很多众议院的席位，不管参

选人是否赢得了更多大众选票。正是因为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共和党人未来肯定会更加大胆、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类操纵手法。未来即使民主党人当选总统，他们也无法有效执政。

与这些变化相伴而生的是，共和党控制的最高法院也做出决定，取消对选举捐助资金数量的控制上限（借口是保障言论自由），而这极大强化了富豪精英的政治影响力。此外，因为美国宪法要求总统大选每四年一次，而部分国会议员的选举每两年一次，这就造成美国政客们必须永久性地处于到处找钱的状态。政客对企业家捐款的依赖程度使国会不可能做出任何实质性和必要的改革，如对药品价格管理规则的改革，即使高昂的药价已让美国的医保体系难以为继。

所以，现行宪法中的某些内容对美国的民主制十分有害，对民主党更是特别不利。对于数千万生活在人口大州和大城市中心的选民而言，这些规则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某些参政权利。然而，尽管历史上曾有过 27 个宪法修正案，但现在修改宪法在主流政治中已经成为不可触及的话题。民主党人不愿提这个话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领导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而且还因为我在第三章中所描述的美国政治文化：美国公民民族主义已经在学校的教科书、政治活动和媒体报道中把美国宪法确立为一个超越历史的、半神圣的文件，它已经被视为美国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因此，由于美国宪法具有神圣性，它自然是不可变更的。

这样一份 18 世纪末制定的、目的是为民主程序设限以制衡中央政府权力的宪法文件却无法与时俱进，帮助 21 世纪的美国政府解决诸多与 18 世纪截然不同的难题。这也许“既是美国历史的高潮，也是悲剧”。我在本书中多次引用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的这句名言：作为支撑美国成长为这个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社会之一的公民民族主义，迟早会演变为使这个国家停滞不前的一种力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孙晓坤女士。正是因她热心为本书联系出版社并以极大的热情做了认真准确的翻译，本书的中文版才得以面世。

前言

Preface

美国永远都不会被外部世界摧毁。如果有一天我们摔倒、失去自由，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摧毁了自己。

——亚伯拉罕·林肯

本书的主题是探索某些早已深深根植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特点，我把它们归纳在一起，通称为“民族主义”。本书的写作背景是21世纪前十年，我详细考察了这十年间四个巨大的、相互交织的历史发展趋势：一是美国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反应；二是大部分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日益恶化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三是共和党的极端化，在书中我认为共和党应该改名为“美国民族党”；四是美国如何应对新的挑战，首先是对中国崛起的应对之策。

这四种发展变化相互交织。小布什政府对“9·11”事件的应对战略体现了由来已久的、深深根植于美国基因中的对外部世界的一贯态度，以及美国右翼对“其他美国人”的态度。小布什政府在国外发起反恐战争的同时，在国内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这反映了

美国共和党奉行的经济政策已经逐渐远离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政府时期延续的基于罗斯福新政的政策，而转向了更为极端化的、完全信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哲学逐渐摧毁了共和党的主体选民——白人中产阶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国外反恐与国内减税政策共同将小布什政府及继任奥巴马政府的财政赤字推到史上最高的水平，这就为 2008 年美国经济大衰退埋下了隐患，导致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这样的结果，再加上美国宪法具有的特征，使美国右翼十分愤怒，在政治上更加歇斯底里，使美国政府陷入危险的停滞状态。与此同时，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实施的那些消耗实力的战略，使美国不可能再对中国的崛起做出任何严肃的应对。¹如果中国未来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挑战美国的主导权，那就会使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进一步发酵，在某种方式上也许会威胁到世界和平。

美国的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导致当前美国困境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在宗教和种族问题上持极端态度的沙文主义（在本书中称为美国民族主义的“反命题”），在国外推行侵略政策，在国内煽动仇恨，这些都破坏了美国民主，从而无法对政策与美国利益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

另一方面，美国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我称之为美国民族主义的“正命题”）也要对当前美国政府的停滞状态负责。被称为“美国信条”的民主与宪法价值观对美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并通过美国传播到全世界。这些美国信条鼓舞着一代代美国人不断改进他们的政治体系，拓展他们的自由。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美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精神——“实用机会主义”。秉承这种精神，

美国不断找到应对新问题的方法。而这一切最终奠定了美国作为“世界楷模”的地位，并对全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当今的美国仍然存在大量的、充满想象力的思想和政治能量。然而，在我们这一代，美国无与伦比的辉煌的过去与美国社会中的公民民族主义力量相结合以后，却产生了一种与过往完全不同的效果，至少对一大部分美国少数族裔是这样。当今美国人继承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神话式的版本，不仅像全世界绝大部分民族主义者一样，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在世界上的角色有神话般的解读，而且也神化了美国现在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这些民族主义者的神话并非来自现实，令人惊讶的是，这与现实毫无关系。这种思维方式阻碍了美国人真正理解他们的国家，以及在他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使他们无法做出理性的应对。相反，美国人正在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解读世界，并由此做出了非理性的反应。

最重要的是，美国公民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美国宪法和“美国开国之父”的近乎宗教式的崇拜。这使美国人很难想到当今的美国与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已经大不相同。如今时过境迁，美国人必须深刻思考和讨论，美国应该如何改变自己，才能解决当今问题。²美国的茶党将人们对美国宪法半宗教式的崇拜与白人中产阶级一直以来的恐惧和不满加以糅合，使之成为美国民族主义正命题与反命题融合体的代表。

我的研究建立在美国过去和当代著名学者的著作之上，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通过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的剖析来理解麦卡锡主义和越南战争的那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包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C. 范·伍德沃德以及路易斯·哈茨的绝大部分作品。哈茨的作品对理解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反应以及

茶党的兴起有重要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些伟大思想家的作品除了在学术圈小范围内流传以外，当今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它们几乎一无所知。³

人们并不常用“民族主义”的视角来观察美国政治和文化。绝大多数美国人将他们对国家的感情称为“爱国主义”，或极端一点叫作“超级爱国主义”；如果诉诸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作“美国主义”。国内外对美国的批评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美国“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上。当今美国确实存在秉持帝国主义观点和目标的重要社会力量，尽管他们影响力很大，但人数并不多。这些人主要活动在知识界、外交界和国家安全领域，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

为了鼓舞更多的美国人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计划，宣传“民族主义”往往是一个必要的手段。与传统帝国主义时期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同，绝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或者说美国拥有一个帝国。现在美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普遍失望，要求从阿富汗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现象表明，美国人民并没有对维持一个“直接帝国”需要的长期付出和牺牲做好准备。事实上，小布什政府史无前例地将对外战争和减税相结合的做法显示，共和党并没有期望美国人民会为“美国帝国”做出牺牲。

当代美国文化对服兵役和自我牺牲持负面态度，但美国文化历来包含了孤立主义的强大基因，这可以从 2009 年茶党运动以及后来奥巴马政府实施的政策中体现出来。当然，孤立主义是一种复杂现象，它不仅是一种单纯想要从世界中抽身的欲望，尽管这种欲望毫无疑问存在，但它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美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救世主情结，具体表现就是相信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山巅之

城”。这种信念往往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相吻合。孤立主义的这一面，使美国人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没有其他办法，不得不和那些令人恶心的、低劣的外国人打交道，美国就必须强势掌控整个过程；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能受外部控制，也不必接受外部建议。

与历史上的其他帝国不同，美国的民族认同基础是对民主的坚持，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信条”。尽管在国内实施的美国民主并不完善，对外宣传常常言不由衷，民主的信念确实给美国人设定了底线，在对其他民族的直接控制方面不会走得太远。因此，1945 年以后的美国一直是一个“间接帝国”，这更像 17 世纪时荷兰对东印度的控制，而非 18 世纪时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但就大多数美国民众而言，即使是“间接帝国”，也是被否定的对象。为了把自己的帝国主义计划灌输给美国民众，小布什政府小心谨慎地对此进行了包装：一方面声称这是传播美国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行善战略；另一方面又声称这并不是在捍卫美国帝国，而是在捍卫美国本土的安全。

大部分美国民众不仅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在他们认为美国有可能会遭到袭击时就会表现得非常好战，正如美国大革命时期军旗上画的响尾蛇发出的警示一样：“千万不要踩到我尾巴！”（这个口号被茶党采用，尽管是作为个人反对政府的口号。）这种态度被美国当时的民族主义偶像——约翰·韦恩扮演的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在他最后一部电影《枪手》中，那位职业枪手的临终独白是：“我不能被冤枉，我不能遭受屈辱，我不愿被别人指手画脚。我不会对别人这样，别人也不要对我这样。”⁴

如果作为表达个人骄傲、荣誉与自卫的方式，这些话确实让人

感到同情，甚至让人钦佩。但是，有一句 18 世纪的谚语更能体现美国人的特点，即“把大衣拖在地上行走”。这句谚语的意思是，一个人故意把大衣拖在地上走路，这样别人就可能踩到它，于是他就可以借此挑起争端，与人决斗。当前，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帝国主义者正在全世界找碴儿（拖着大衣走），美国民众却对此视而不见。帝国主义者就等着别人踩到他的“大衣”，然后燃起美国民众“别惹我”的民族主义愤怒情绪。今后，如果美国人的这种态度与同样对真实或臆想的羞辱极度敏感的中国民族主义相碰撞，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美国的这种传统还意味着，基于简单、没有方向和本能的孤立主义，茶党的政治代表不可能比共和党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和平、更加多边的合作方式。

美国民众的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是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造成的。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外交专家们至今仍然奉行帝国主义和单边主义。他们利用茶党的沙文主义偏见，轻而易举地操控华盛顿的茶党代表们，以支持美国的全球战略。

由于美国民众对伊斯兰世界一无所知，再加上“9·11”事件后对伊斯兰教的特殊偏见，小布什政府有了扩大“反恐战争”的机会，反恐战争一开始是针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合法战争，后来转变为针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反以色列团体，未来还可能包括针对其他国家和武装力量的灾难性战争。这种愤世嫉俗的民族主义还被共和党应用到其他国际事务上，比如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意见、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等，这些都被描述为损害了美国利益，或影响了美国独立性。在小布什政府的领导下，美国正全力向帝国主义方向驶去，填入引擎的燃料正是美国国内这种受了

创伤的、充满报复心理的民族主义。

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共和党全力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与奥巴马开战，贬损奥巴马。尤为明显的是，共和党抓住了奥巴马在2009年一次演讲中的一句话：“我相信美国例外论，正如英国人相信英国例外论和希腊人相信希腊例外论一样。”

但事实上，奥巴马总统在说完这句话之后还用多边主义论调阐述了一大段经典的美国“公民民族主义”观点：

我对我的国家、它的辉煌历史以及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感到无比骄傲。只要想想我们今天高峰会议的地点（柏林）以及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就不会为美国军队在“二战”中做出的巨大牺牲、战后在欧洲投入的巨大资源以及领导西方联盟并最终统一欧洲而感到羞愧。事实上，我们应当为此感到骄傲。

让我们看看当前的世界局势，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我们还有一整套核心价值观，体现在美国宪法中、法律体系中、民主实践中以及对言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信念中，这套价值观神圣不可侵犯，尽管并非十全十美，但确实独一无二！

然而，共和党却不顾奥巴马讲话的语境，断章取义地揪住奥巴马的第一句话不放，攻击奥巴马对美国独一无二的伟大信仰不够强烈。2008年，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茶党领导人——萨拉·佩林在《心中的美国》一书中，对奥巴马这句话的回应是：

民主党不认为美国有向全世界传教的特殊使命，也不认为美国人是为了全世界的福祉，而不只是为了美国人自己才要保